

主編的話

陳恒安

那麼多咖啡館之後

論文與著述只有同事們會看，
並且看的原因多半只是為了和它們劃清界線。
《我是誰？》

只會互相指控而拒絕辯論的菁英分子。
《菁英的反叛》

重視孤獨的詩人愛默生，他稱許巴黎。認為巴黎作為世界社交中心的優點，在於它是個充滿交談和咖啡館的城市。咖啡館自法國大革命以來，便扮演起政治辯論空間的角色。人們習慣到咖啡館交談，逐漸孕育出活絡的公民文化。

近年來，臺南，甚至成大附近的咖啡館越來越多了。咖啡越來越講究，咖啡館與文化資產的結合越來越受重視，但是孕育出公民文化的那種交談呢？愛默生若能穿越時空，不知是否也能愛上臺南，愛上成大？

巴黎咖啡館中的交談，喚起腦中印象。去年在某門課中，連續安排三週非學術八卦的主題討論。結束之後，許多同學都表示大學中太缺乏這種既廣且深的知識性對話。同學對交談溝通的強烈渴望，不禁讓我懷疑起媒體上對臺灣大學生不喜思考與發言的批評。其實，學生需要的很可能只是機會與環境。只要在寬容氣氛中，大多數人都願意隨著當時展開的對話思考，也願意慢慢

整理組織腦海中的知識片段，更不會拒絕分享，即使只是不完整的意見。

讓我們在這裡小小做個白日夢好了：下回我們到了自強校區的奇美咖啡，發現偶遇的成大師生正公開辯論著後頂尖大學的發展方向；走進光口對面的瑪莎，又聽到師生與社區公民談論學術如何參與社會；短暫停留圖書館下的魚羊，看著隔壁桌上的一本書，便與書的主人聊起，短短的交流，讓我們的成大生涯，又多認識了一個人，一本書……。

喝咖啡聊是非的說法是戲謔了些，但是或許只有透過交談（諄諄教誨，我是為你好，這種強制性的單向資訊流動不算），成大人才真的有機會相互了解，進而凝聚為具有寬容、節制、體諒卻又不失熱情與理想的我們。

成大252或許知道到哪裡找咖啡，但卻無大數據演算出成大哪裡經常發生BAD溝通 (broad and

主編的話

校長的話

大事記

合力寫校史

觀點

夢想成大

發現成大

榕園記事

deep communication)。不過，或許我們可以反過來，先看看有哪些成大人在哪裡撈出些什麼有意義的事情？或許，下一次喝咖啡，我們就可以聊聊這些成大人與成大事。

好吧，成大252的溝通邀請，到底介紹了些什麼呢？「觀點」記錄了成大學術社群在臺南206地震的回應。我們無法鉅細靡遺，但期待能藉此強調出觀察成大的視角，即：成大學術回應社會的實踐。這些包括理論與行動的學術實踐，一時三刻或許無法轉化為媒體青睞的績效指標，但絕對是當代大學意義的展現。類似的緊密互動其實還可以在〈成大防災中心二十周年〉以及〈運河上的漂浮花園〉兩篇文章中看到。成大的卓越，與在地共演化絕對是不可或缺的一環。

〈走進「迷宮多寶格」〉展示三位教師的教研成果，是另一種類型的對話，是教師、策展者、觀眾、物件與知識之間的複雜對話。〈石器時代-三帖〉也來自教師，三首詩以退為進，從現代繞回石器時代，卻導向未來。詩，向來是種邀請，所以還是請所有潛在的詩人自己讀吧。

其他的文章，多來自青年成大人。〈一日油行〉是工業設計畢業專題的夢想、〈花開之地〉為工學院女孩安靜溫柔但絕不任人擺佈的自我認知、〈那些年、我們一起追逐的雞籠積雪〉

則是文學院男孩浪漫的知識追尋之旅、〈智勇雙全新時代武士：成大劍道社〉是典型的傳承，85年的社團歷史。青年成大人，果然不只《頭冷、胸寬、腳敏》，¹還有望遠的眼、熱情的心與堅強的意志。

19世紀的美國愛默生是無法來成大了，但21世紀的香港陳小章卻意外捎來〈印象成大〉。從成大看世界，操之在我，但從世界看成大，卻操之在人。每年來成大的訪客絡繹不絕，有機會分享印象成大的卻不多。想知道訪客眼中的成大是如何的一所大學嗎？請千萬別忘了來自香港的成大印象。

成大252試著提供喝咖啡聊天對話的材料，接下去的事只能交給大家了，若我們真的有所渴望，就請啟動大學中各種規模的BAD Communication吧！至少，下次碰到校刊，就可以跟我們說，這裡或那裡編得如何如何，那時，我們或許會試著解釋，您也會試著釐清。說不定，校刊尋找多時的發展策略，就會在溝通對話中共創誕生呢！

1 高淑媛，〈頭冷、胸寬、腳敏：成大早期畢業生與臺灣工業化〉。國立成功大學，2011。